



溫經日記卷二

侯官林昌彝惠常學

禹貢河道與孟子河道是正合

宋儒說禹貢河道與孟子不合遂謂孟子文有誤其云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泗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然則據其說則孟子文當作疏九河滄濟漯排淮泗而注諸海決汝泗而注諸淮決漢而注諸江是也蓋謂九河濟漯淮江皆獨流入海而汝泗併入淮漢自入江並不至海淮能至海而又不入江殊不知天下之莫大

於海而江即次之故老子以江海為谷王南條三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世徒知毗陵為江入海之口不知朐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尚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僅五百里其為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此即淮泗注江之証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初不相悖也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浙江漸江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以為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錢塘江即浙江吳松浦陽亦注江而後

注海故皆有江之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江之下流不專指毗陵一處如知會稽山陰亦為江水所至則

淮泗注江之文矣

錢氏大

淮自桐柏而東在上則

汝潁沙渦等水入之在下則泗挾沂入之以一淮受諸水泗口以東地勢散漫難於專流入海故在上則決之在下則排也趙氏以壅解排義為至精何為壅於泗口之下築隄以束之不使其流漲洩於樊良射陽之間推抵之偏令東入於海有此排而淮乃挾泗入海而不致南漲於江矣乃壅障之功施於泗入淮以下可以壅泗而汝潁諸流之入於淮者不可以此

壅之故於泗口以西決之使注於江此地泗未入淮  
所決者淮實決汝也泗既入淮所壅者淮實壅泗也  
言排泗而沂在其中言決汝而潁渦等水在其中下  
以泗與淮並言明泗入淮此汝即入淮之汝不可云  
決淮汝致與汝沓復故云決汝漢是時漢在安豐  
之間入江汝入淮而決之入江蓋與漢合故云決汝漢  
謂決汝以合於漢而南注之江也蓋注江者汝漢之  
決也注海者淮泗之排也以上文言注諸海故此但  
言注江此古人屬文互見之法也以今推之汝水至  
汝寧鳳陽之間汝口入淮至霍邱西決出會於巢湖

入江淮決即汝決而汝入淮之勢洩矣又東則潁水  
自潁上縣入淮沙水渦水自懷遠縣入淮而淮勢又  
盛至盱眙又決出由天長六合入江而潁沙渦諸水  
入淮之勢又洩矣又東沂泗乃自宿遷入淮而淮勢  
又盛遂不決之入江轉壅障入江之路排之使專由  
安東注海汝入淮則決之使合漢水以注之江泗入  
淮則壅之使並入於海故云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  
江自漢不至安豐而汝漢之合遂莫可解於孟子稱  
決汝漢可以考見當時之地勢益知杜預鄴元疑大  
別不在安豐之非也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而詩言江

漢浮浮孔氏正義引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漢近淮故淮水之決出者與之合不言決淮而言決汝明決淮所以決汝入淮之勢也不言決汝而言決汝漢明淮決於六安安豐間入漢與漢合入江也淮說昌彝按九江之名從古不解嘗考大江之源岷山大江汶江澱江繩水此為中三江江北玉壘前水西傾羗墊嶠漢沔此為北三江江南烏汶衡山瀟湘贛州章貢此為南三江所謂大九江也其餘資永淑丞涪黔邛洛孫鮮彬桂不下百十泉不過隨護大九江以東行者故曰九江孔殷然

江名有九其實三大支皆所以入海也中江從松江入北江從鎮江入南江從錢江入又分三口以出焉然江之東行也山起則水行山止則水會故大江之山所以東行者觀於其江之東流而知漢諸儒三條四列之論皆各有本但未及言江東河北耳且止言江河而棄黑弱蓋記者失之耳至於涇渭伊洛濟漯之歸乎河漢漾汝潁淮泗之歸乎江此則大禹治水之大勢故孟子曰疏九河濬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孟子文與禹貢甚合實未嘗誤也學者能按圖而細考之則水道之勢自了然於胸中

虞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目

裴松之吳志注引虞翻別傳翻奏鄭元注尚書違失  
四事云顧命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  
訓為杯謂之酒杯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  
之酒杯誤莫大焉馬融訓注亦以為同者大同天下  
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  
愈於元今按虞意謂同字是月字之譌月瑁者謂月  
天下之瑁也虞氏詆鄭顧命學官改同作月曰瑁為  
物鄭君訓同為杯則上宗奉同王受同三宿三祭三  
託大保受同及已下同字皆如貫珠倘如仲翔改作

上宗奉曰瑁乃受曰瑁則三宿三祭三託者果何物乎  
且已下同字可皆更為曰乎如其說則瑁字已足曰  
為贅也大保受曰降以異曰秉璋以酢果何解乎天  
子之瑁乃有異者為貳乎虞氏之說其謬甚矣季長  
云同者大同天下亦以同瑁為一物鄭覺其非乃更  
之而漢時今文尚書益金作銅詁訓副璽夫銅為副  
璽與經文宿祭託酢者何涉而乃云其說猶愈于鄭  
不足據矣虞氏又云成王疾困憑几洮頰為濯以為  
澣衣成事此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今按為濯之上  
疑有脫文當云洮讀為濯易其字故下文云此字虛  
更作濯鄭蓋以洮字不可解馬季長雖以洮髮訓之  
非由故訓故更為濯字解為浣衣雖於事或非而於  
字義必求是翻乃云天子頰面謂之澣衣不知洮頰  
自是二事浣衣自釋濯耳非統頰在內也虞說誤矣  
虞氏又云古大篆邠字讀當為桺古桺邠字而以為  
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按如虞言則鄭君尚書本作  
邠鄭云邠讀當為昧虞意今文尚書作桺近是故非  
之也裴松之云翻謂大篆邠字讀當言桺竊謂翻言  
為然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據裴語益證經文作邠  
鄭讀作昧矣虞說鄭君之失邠即桺而誤易為昧與

曰似同而從誤作同兆似兆而從誤作兆兆濯音近而更洮為濯四事一例偽孔本作昧用鄭說也偽孔意謂壁中邶字孔安國已易為昧在鄭之前非鄭所見也今文尚書本作桺何以證之尚書大傳言大交桺穀幽都即古文尚書之南交昧谷幽都也鄭注八月西巡守祭桺穀之氣於華山桺聚也齊人語尚書正義卷二曰夏侯等書昧谷為桺谷是與鄭注不同也五帝本紀昧谷徐廣曰一作桺谷今按司馬用今文書作史記作桺者是司馬真本作昧者淺人以所習古文尚書改之也或疑班氏說史記堯典諸篇多

用古文說今按鄭君而後讀邶為昧見駁於虞翻司馬安能逆知之而從之乎又周禮縫人衣翬桺之材注桺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桺谷故書桺作檟鄭司農讀為桺正義云書曰者是濟南伏生尚書文今按疏說是也鄭詩禮注多用古文尚書惟此條以桺訓相合用今文尚書據大傳史記周禮及尚書正義則今文尚書作桺穀無疑虞仲翔謂壁中邶字即伏生桺字其云讀當為桺者據伏生書而云然仲翔之說特考究之未精也伏書作桺者蓋其壁藏本作桺或壁藏本作邶而伏讀為桺皆未



可定非字者古文酉字柳從非聲古字多同聲假借  
虞見鄭注非讀當為昧疑其何不讀為柳有依據按  
非非二字易溷壁中必是非字鄭於雙聲求之讀當  
為昧伏生作柳孔壁作非形與聲皆畧相似虞不細  
攷謂壁中與伏生合而妄譏鄭君裴松之亦云非與  
卯字同音異二字豈得云同哉鄭注周禮引伏書柳  
穀為翼柳之證其注古文尚書則不顧牽合也虞氏  
駁之非也虞氏又云分北三苗北古別字鄭訓北言  
北猶別也誠可怪也今按虞說非也說文九篇公部  
曰公姦衰也韓非曰倉頡作字自營為公二篇八部

曰公平分也從八公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公為公所  
引韓非語相聯屬五蠹篇昔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  
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倉頡固  
已知之矣自營為公六書之指事也八公為公六書  
之會意也韓非以背訓八故許君釋之曰八猶背也  
尚書分北三苗鄭君注曰三苗為西裔諸侯者猶為  
惡乃後分北流之北猶別也古北背同音通用韋昭  
吳語注曰北古之背字許君云八別也象分別相背  
之形又云八猶背也與鄭注北猶別也正互相發明  
故許不云八背也而云猶背也鄭不云八別也而云

猶別也凡古訓故之言猶者視此矣虞翻不知堯典  
經文自作北字鄭注是古義輒欲改為公字而譏鄭  
非也說文八部又曰兆兮也從重八八別也亦聲孝  
經說曰故上下有別虞蓋因北字篆作火疑為火字  
之誤不知北可訓別無煩改字且公別同義同音而  
異字許君未嘗以公為古文別字繫諸丹部別字後  
也玉篇汗簡皆云公古文別誤由仲翔耳凡此皆鄭  
氏不誤而虞氏不知詁訓而妄駁者也按虞氏奏鄭  
注尚書違失  
事目近儒如江氏聲孫氏星衍王氏鳴盛方氏廷珩  
段氏玉裁皆詳辨之鄙意以段氏所辨為郵碻今之  
所據者多  
本段說

### 毛詩鄭箋改字多本三家詩

鄭箋毛詩改字多據魯韓齊三家後儒未深攷鄭學  
斷斷謂鄭君好為異說駭人不察甚矣鄭君之學囊  
括萬有其箋詩或於釋訓中顯改其字者或仍其字  
而改其義者咸折衷一是其卓識時出毛公之上當  
鄭君時魯韓齊毛四家詩竝立學官家誦戶曉故鄭  
易毛義而不具徵諸家今三家雖亡而異文異義散  
見諸書大氏多三家說其可明徵某家者則十僅二  
三近代武進臧玉林經義襟記始發其覆繼而陳見  
桃菀詩稽惠定宇詩義段茂堂詩經於鄭學咸多所

發明而於鄭所改字礪據某家者則未及焉今端列  
三家詩之可明徵者其無可明徵某家而亦為三家  
義者亦次列之按毛詩關雎章君子好逋傳逋匹也  
箋云怨耦曰仇昌彝按鄭君改逋為仇此據齊詩說  
也禮記緇衣引詩曰君子好仇漢書匡衡傳引詩曰  
君子好仇衡治齊詩與翼奉蕭望之同師其所引者  
明其為齊詩也陳恭甫師謂昌彝曰余正釋詁仇匹  
正多用魯詩釋詁注引魯詩云陽如之何又御覽載  
郭注亦正云山有藟攷漢石經魯詩殘碑作藟是引  
魯詩也則仇匹注所引亦為魯詩矣逋字惟毛本為  
然鄭用左氏傳怨耦曰仇解之从三家詩也昌彝按  
鄭改逋為仇者从齊魯北風首章其虛其邪箋云邪  
二家說二家當同作仇

讀如徐昌彝按鄭君讀邪如徐當為魯齊詩說班固  
幽通賦曰承靈訓其虛徐兮曹大家注引詩曰其虛  
其徐班固撰白虎通義多採魯詩說兼及韓詩固兼  
通三家則惠姬注所引當亦三家詩漢書地里志引  
子之營兮顏注以為齊詩又引陳風宛止亦本齊詩  
固之從祖伯習齊詩國或傳其家學歟尔正釋訓云  
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是詩之正文本作徐按邪為  
徐之假借故鄭據三家本易之也載驅二章齊子豈  
弟箋云此豈弟猶發夕也豈讀當為閨弟古文尚書  
以弟為圍圍明也昌彝按此鄭君兼引魯韓詩為證

也介正釋言愷悌發也注發發行也詩曰齊子愷悌  
此當為魯詩說釋文引韓詩說發夕云發旦也焦氏  
易林云襄送委女至於蕩道齊子旦夕留連久處此  
從韓詩說也韓詩豈弟與發夕同訓遲留意鄭君讀  
豈弟為閨圍用釋言及魯詩說訓為急遽意按介正  
今本疑誤舊本當作閨圍發也魯詩亦當為齊子發  
夕郭璞通魯詩義故舉以為證且詩正義引介正注  
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閨明發行是舊本不作愷  
悌故諸家注有閨明之訓今本郭注作發發行也詩  
曰齊子愷悌此明後人傳寫奪閨明二字而存發行

之訓詩正義所引可互證矣揚之水首章素衣朱褱

傳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云繡當為綃昌彝按此箋

以魯詩說也

詩正義曰按此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

亦破為綃此傳繡當為綃下章繡字

注云宵讀為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為綺屬也

姆亦元衣以綃為額因以為名郊特牲繡黼丹朱中

衣注云繡讀為綃綃繪名詩云素綃太平御覽引毛

詩義疏素衣朱繡繡當為綃綃綺說同惟特牲饋食

禮主婦宵衣注云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繪本

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元宵衣釋文宵依字作

綃然鄭於特牲宵衣不破為綃者已見於士昏禮注  
可知猶此詩朱衣朱繡鄭亦不言繡字為綃以既於  
首章傳破繡為綃可知也但素衣朱綃魯詩之文則  
特牲注云詩有素衣朱宵者其為齊韓之詩歟陳縣  
喬樞為余述衡門首章可以樂饑傳樂飢可以樂道  
其說如此忘飢箋云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  
見之可飲以樂飢昌彝按此鄭君據魯韓為說也列  
女傳賢明云可以療飢劉向所引皆魯詩說韓詩外  
傳亦云可以療飢療者樂之或字見說文為可據是  
魯韓詩皆作療故鄭箋用其說近代阮氏校勘記曰

以樂為樂之假借而於訓詁中改其字以顯之也文  
選王元長永明十年策秀才文豈非療飢不期於  
鼎食李注毛詩曰可以樂飢音義與療同然毛本  
作樂李引之作樂者蓋用鄭箋所改字也唐石經作  
可以樂飢亦然昌彝按釋文載沈重云逸詩本有作  
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療字當从下寮失  
之療之為言治也愈也从疒樂人有疾則苦治愈則  
樂猶之有飢亦苦飢愈亦樂故云療飢其作療者乃  
後人所改耳東山三章蒸在栗薪箋云栗析也言君子久  
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昌彝按鄭  
君讀栗如裂本魯詩說也蔡邕九惟文冬日栗栗邕  
用魯詩可證箋謂古者栗烈聲同據魯詩義也且鄭  
箋四月詩冬日烈烈云烈烈猶栗栗也彼箋據魯詩  
為說則此亦云然車攻二章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

云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昌彛按此箋據魯韓  
二家為說也陳啓源毛詩稽古編曰按甫草韓詩作  
圃見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詩咏圃草章懷注引  
韓詩東有圃草云云康成先受韓詩又馬之弟子故  
直據此文解之圃甫二字古本通用圃田水經注作  
甫田其水為甫水尤足為證陳恭甫夫子謂昌彛云  
王逸楚詞章句引東有圃草白虎通引詩同此則魯  
詩亦作圃草歟昌彛按釋文甫草毛如字鄭音補謂  
圃田鄭藪也甫田舊音浦吟本釋文浦誤作浦非十  
藪鄭有圃田下同正義曰鄭惟以東有甫草為圃田

之草為異以下云博獸於敖敖是地名則甫草亦是  
地名故易之為圃田之草且東都之地自有圃田故  
引介足以證之閩縣陳君喬樅曰據正義則箋甫田  
之草也甫字當作圃其引鄭有圃田文正以證此甫  
草乃圃田之草耳且釋文云甫田舊音浦浦乃圃字  
之音益見舊本是作圃田之草也按陳說是也陳君  
詩甫草釋文云鄭音補鄭下斯干三章君子攸芋箋  
當有作圃二字疑是脫去云芋當作懽懽覆也昌彛按此箋用韓詩義也近代  
王伯申經義述聞曰芋當讀為宇鄭注大司徒媿宮  
室曰謂約琢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彼處云云皆

約舉詩詞攸字即攸芋鄭君注禮時用韓詩蓋韓詩  
芋作宇按王說極碣箋讀芋為憮憮與廡與宇同為  
一義釋名釋宮室云大屋曰廡廡也憮覆也國語  
晉語注宇覆也大元元攤注云謂之為宇如屋宇之  
所覆也據此則箋之云攸憮與禮注之攸字字異而  
義同十月之交序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為刺厲王  
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平  
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  
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郊桓公  
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昌彝按箋謂刺厲

王此據魯詩說也王伯厚詩攷曰漢書谷永傳閭妻  
驕扇日以不臧顏師古曰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  
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閭妻方處言厲王無道內

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為之失為不善也

按箋謂十月之交為刺厲王從魯詩說非也當以毛  
說謂刺幽王為正近儒阮芸臺學經室文集辨此詩  
為刺幽王致毛說之合者四魯說之不合者亦有  
四所論最碣余嘗本其說入所撰詩經徵古錄矣鴛  
鴦三章摧之抹之箋云摧今莖字也釋文載韓詩云  
莖委也是韓詩作莖之抹之箋謂今字者指三家文  
也韓奕首章虔共爾位傳共執也箋云古之恭字或  
作共昌彝按箋謂古之恭字或作共據韓詩申明毛

義也小明章靖共爾位巧言章匪其止共韓詩外傳  
四引並作恭說文共從心共聲故古文即假共為恭  
字漢書恭字多作共集注皆云共讀曰恭此共為恭  
古字之證召旻四章草不潰茂傳潰遂也箋云潰茂  
之潰當作彙彙茂貌昌彘按此箋據齊魯詩為說也  
韓詩外傳引草不潰茂與毛無異漢書班固幽通賦  
柯葉彙而靈茂彙茂語本此詩孟堅兼用三家則潰  
茂字齊魯詩決作彙茂無疑蕭該漢書音義引服虔  
曰彙音近卉玉篇彙胡貴反潰與彙蓋以音近假借  
也召旻六章不云自頻傳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昌

彘按箋改頻為濱乃用今文申明毛說用魯詩義也  
釋文頻舊云毛如字鄭作濱按張揖字詁云瀕今濱  
則瀕是古濱字按陸說是也劉向列女傳八引此詩  
作不云自濱向用魯詩是今文但作自濱故鄭讀从  
之說文類水厓人所賓附也擧蹙不前而止从頁从  
涉凡類之屬皆从類據說文則毛詩字當作類水厓  
之訓即本傳語然人所賓附是仍以濱詁類又云類  
蹙不前而止此原古人制頻字本意漢人習用濱字  
而類字省文作頻用為急數義桑柔傳頻急也是已  
采蘋詩南澗之濱北山率土之濱毛詩作濱字訓厓



也箋改類為濱正以申明毛義也按以上所舉鄭箋  
易毛之義皆確有三家明文可證而後儒疑鄭君好  
為改字似可息其狂喙矣他若無明文可指者悉皆  
援據三家其義亦可鈎稽而得如野有死麕二章白  
茅純束箋云純讀如屯昌彝按史記蘇秦傳錦繡千  
純索隱引高誘注戰國策音屯屯束也與鄭讀合左  
氏傳執孫蒯于純畱漢書地里志作屯畱史記張儀  
傳當屯畱之道亦即純畱也史漢並作屯左傳作純  
明古文皆以純為屯是三家今文作屯之證鄭以純  
是屯之假借故讀如屯本三家訓也終風三章願言則

寔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今俗人嚏云人道我古之  
遺語也昌彝按說文口部嚏悟解氣也詩曰願言則  
嚏按說文引詩多兼用三家其引詩作嚏與毛異與  
鄭同則鄭讀寔為嚏從三家為訓也靜女二章說懌  
女美箋云說懌當作說釋赤管煒煒然女史以之說  
釋妃妾之德美之昌彝按說文言部說字下云說釋  
也从言兌聲許引說釋二字即本此詩是三家有作  
說釋矣張衡天象賦女史掌彤管之訓謂之曰訓則  
不徒記事宜為書說而陳釋之平子多用魯詩則此  
箋或據魯詩為訓歟新臺二章蘧篠不殄箋云殄當

作腴腴善也昌彛按儀禮燕禮寡君有不腴之酒鄭注云腴善也古文字皆作殄鄭云古文作殄是殄為腴之假借知毛詩所用皆古文鄭據今文易之三家或有作腴者祇六章隰則有泮箋云泮讀為畔畔涯也昌彛按泮古與畔通學宮名也毛本古文故泮作泮箋讀為畔從今文也泮散堂泮說文注曰詩迨冰未也隰則有泮傳云泮漢書司馬相如傳大人賦放散也此假泮為畔也泮岸語本此詩是三家今文作畔矣鏹畔史晨孔廟奏泮通揚之水首章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昌彛按此魯齊韓毛四家詩字之異同

也其記已三者同為語辭韓詩外傳引此詩作彼已之子箋謂或作已者當指韓詩矣小戴禮記表記引候人詩云彼記之子注不言其讀聲則魯齊詩蓋有作記者矣國語晉語引作彼已之子是記皆與已通高箋近讀如彼記之子本多古文其當為已記聲同而亦讀如此詩云彼已之子晏子春秋亦云彼已之子韓詩外傳凡所引詩曰彼其之子皆作已字史記匈奴傳人譏詞云彼已之子是也諸書援引皆作已者猶證無衣二章與子同澤箋云禕褻衣近污垢昌彛按箋改澤為禕乃魯齊韓三家義也班固竇車騎北征頌云勞不御輿寒不施禕正用此詩班固通三家之

學知三家詩有作與子同禪者矣小雅鹿鳴首章示我周行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昌彛按箋改示作寘當亦三家文也易坎上六寘於叢棘范甯穀梁宣二年傳注引云示于叢棘易釋文寘劉作示周禮朝士注引云示于叢棘釋文示本作寘今賈疏本作寘荀子大略示諸隳括三月五月楊倞注示讀為寘言寘諸隳括或三月或五月也此古示與寘通共之明證且卷耳詩有寘彼周行之語知此示字亦當作寘也據此則三家必有作寘者韓奕六章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箋云實當作寘趙魏之間實寘是同聲寘是也昌

彛按箋所謂當亦三家文也禮覲禮曰伯父實來注云今文實作寘是實者明為古文寘者今文也春秋桓六年云寘來公羊傳曰寘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穀梁傳曰寘來者是來也左氏傳作實來此古今文之異也詩小星寘命不猶釋文引韓詩作實燕燕實勞我心釋文本亦作寘此為同聲相借之證箋改實為寘其為三家之文無疑江漢四章來旬來宣箋云旬當作營昌彛按此亦三家之異文也易象上傳不可營以祿注云坤為營即引說卦坤為均語也鄭云今書作旬而虞氏本亦作營是旬營通假之證三家

必有作營者常武三章徐方釋騷箋云釋當作驛徐國傳驛之人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昌彛按箋改釋為驛亦據三家詩說也載芟詩驛驛其達釋文云介足作釋釋垌詩以車釋釋文云崔本作驛驛文選楊雄作甘泉宮賦望通天之釋釋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釋釋盛貌此為韓詩閔宮寢廟釋釋章禮釋釋鄭君注廣雅釋訓云驛驛盛也此釋驛通共之驗也敬之章佛時仔肩箋云佛輔也昌彛按箋解佛為輔義亦从三家說也韓詩外傳引詩曰弗時仔肩是韓詩字作弗也近儒盧紹弓學士增校三家詩

攷曰據宋本說苑君道篇引詩云弗時仔肩劉向用魯詩然則魯詩亦作弗也易頤云拂經於丘頤釋文引子夏傳作弗云輔弼也攷說文弼輔也芻古文弼弼字古文亦从弗故弗訓為輔義是三家解弗時仔肩之弗當作輔弼之義矣泮水六章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剔治也昌彛按釋文引韓詩云剔本作鬻誤甚剔除也剔字即鬻之省文箋改狄為剔當依三家詩也泮水六章烝烝皇皇箋云皇皇當作睢睢睢睢猶往往也昌彛按箋破皇為睢亦本三家義也楚茨詩先祖是皇箋云皇睢也信南山詩先祖是皇箋云皇之

言往也禮記少儀齊齊皇皇注皇讀為歸往之往此皇睢往同聲通共之義也介足釋詁睢睢皇皇並訓為美皇皇之見詩者多睢睢字除此詩別無所見訓雖各異而實即為此詩之烝烝睢睢也長發章何天之龍箋云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昌彛按此箋據三家為說也臧玉琳經義雜記曰按大戴禮將軍文子篇引詩曰何天之寵戴禮今文也三家詩必有作何天之寵者則改龍為寵與犬戴禮合也昌彛按蓼蕭傳龍寵也左氏昭十二年傳云公賦蓼蕭叔孫昭子曰寵光之宣焦氏易林曰蓼蕭露瀼君子寵光易林

多據韓詩為說則毛詩之龍明為寵之通借字矣以上所列或有三家明文或無明文而三家實有其義悉為條攷之以見鄭君箋詩凡所改字者皆非肌說也因採其大畧謹著於篇若夫箋義與毛義異同得失則別見於詩經徵古錄矣

郭景純未見齊詩

齊詩亡於魏代是以郭景純未見齊詩何以明之爾  
雅釋詁羨長也郭注曰羨所未詳按文選登樓賦注  
引韓詩云江之漾矣薛君章句云漾長也則韓詩明  
不作羨矣郭氏亦足他注多引魯詩則郭氏已見魯  
詩是魯詩亦不作羨矣說文永長也引詩曰江之羨  
矣永長也許氏引詩多本三家則作羨者決為齊詩  
無疑郭注謂羨所未詳是以知其未見齊詩也據此  
則隋志謂齊詩亡於魏代確有可信者

見韓詩

景純亦未

程氏徒詩之說不足據

程氏大昌詩譜云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  
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从得而還以  
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所標  
別也均之為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為大小則聲度必  
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  
若夫邶鄘衛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  
以徒詩著之本土春秋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  
凡詩雜取無擇至攷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  
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絲庚鵲巢燕射之奏騶

虞采蘋詩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  
雅頌之為樂詩而諸國之為徒詩也昌彝按程氏十  
三國為徒詩之說最不足據墨子言儒者弦詩三百  
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史遷言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  
以求合於韶武之聲大戴記雅樂可歌者八篇而伐  
檀白駒與馬蓋列國之風一用於無算樂二用於矇  
眡常樂三用於國子弦歌且國風之名見左傳與禮  
記而程氏以南豳雅頌為四詩謂古無風雅頌之名  
則與周禮胥悖矣

江之漾矣

大戴禮夏小正云時有養日孔奩軒補註云養之言  
漾也韓詩曰江之漾矣案文選王仲宣登樓賦注引  
韓詩作江之漾矣薛君章句云漾長也與孔所引韓  
詩不同說文引詩作江之漾矣據爾雅漾長也則漾  
與漾古字通然考詩釋文未引及韓詩而江之漾矣  
見於文選注是韓詩之本文也江之漾矣是說文引  
詩之異文也孔奩軒所引韓詩作漾未知何據



維鳩居之

召南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毛西河云居巢之鳩鳴鳩也埤倉稱鵲鵲郭璞謂今之布穀江東呼為獲穀陸璣又謂之擊穀其形似山鵲而短尾首戴冠如勝故方言謂之戴勝實則春秋鸚鵡月令鸚鵡王制鳩化鷹月令鷹化鳩曹風鳩在桑月令戴勝降桑皆此物則亦一名鳥矣但其性頗拙窠而不巢多在敗牆枯樹間穿穴稠處間或占鵲巢生子生訖移去不惟不能巢兼亦不好巢者故春秋以鸚鵡來巢為昭公出亡之妖謂窠其常巢則其變也說文鳥出木上為

巢在穴曰窠余友王君廷俊茂才云毛氏謂居鵲巢之鳩為鸚鵡以物理驗之頗為切當而謂即鳴鳩也戴勝也則讐言矣鸚鵡與鳩鳩戴勝非一名鳥安得指為曾風之鳩鳩月令之戴勝皆此物乎毛鄭皆以此鳩為鳩鳩然鳩鳩即布穀固自能為巢者故朱子不從毛鄭而於此不注但云鳥名而於鳩鳩篇則詳之亦右所見耳昌彝按介疋鳩鳩鵲郭注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為獲穀鄭月令注又稱為搏穀左傳疏引孫炎曰方言云鳩鳩自關而東謂之戴勝後漢書注亦以布穀為戴勝蓋本于方言然鳩鳩戴勝自

為二鳥亦非鳩鵲也介疋又云鳩鳩戴勝郭注鳩即頭上勝今亦呼為戴勝鳩鳩猶鷓鴣語聲轉耳方言以鳩鳩即戴勝故孫炎本以為說水也今據介疋郭注鳩鳩與戴勝自宜分為二鳥毛氏則混而為一若未曾讀介疋者

何彼穠矣

集傳穠盛也猶曰戎戎也史氏榮曰穠字舊本作禮  
毛傳云穠猶戎戎也釋文禮如容切說文云衣原貌  
今經文不知何時遂改作穠然集傳尚仍毛氏戎戎  
之說則當朱子時猶是禮字可知若果是穠字則二  
者音各不同當時必不復云猶戎戎矣侯官王偉甫  
秀才云史氏風雅遺音辨朱子不作穠最是盧抱經  
毛詩音又攷證云何彼穠矣今俗本譌作穠集注宋  
本亦尚作禮

衽與帷裳為二物

衛風氓之詩云漸車帷裳傳云帷裳婦人之車也鄭

箋云童容也

方言檐諭江淮南楚謂之檐諭孔冲遠正義

云以幃幃車之旁以為容飾如裳其上有蓋蓋有衣

三字據沈氏冠四旁垂而下謂之檐是也帷裳為凡

婦人車皆有之說記者乃以士昏禮有衽之衽及襍記

之其轄有衽即為帷裳非也士昏禮有衽至於門外

注云衽車裳幃也周禮謂之容鄭司農注周禮云容

說幃車山東謂之裳幃康成注士昏禮亦本鄭司農

裳帷圍棺者是衽與裳帷明非一物士昏禮以有衽

為攝盛則袞非凡婦人之車所有此與衛風之帷裳  
為凡婦人所有迥別不得謂袞即帷裳也既夕記注  
云袞於蓋弓垂之此可證容與蓋相配容為在上之  
帷非在旁之裳幃則山東人謂帷為裳幃者亦非也  
且帷裳惟婦人得有之袞則丈夫用之丈夫立乘有  
蓋無帷裳是帷裳決不可混而為袞按帷即帷袞即  
說文帷袞為假借字  
袞或又作幃幃帷也說文在旁曰帷段君茂堂說文  
注亦混袞為帷裳非是

### 大叔于田宵田也

大叔于田箋云宵田也姜炳璋詩廣義以為非也又  
云首章言火烈具舉舉起也蓋火起虎出段握拳迎  
之的是初獵事火勢漸揚禽獸並出故車逐之的是  
中間事火勢已盛禽獸四散已畢故車遲發罕以終  
焉只寫火而次第不紊如此然姜氏以為臆斷駁鄭  
宵田之說誤矣王秀才廷俊云尔疋宵田為燎火田  
為狩郭注宵田即今夜獵載爐照也火田放火烧草  
宵田與火田有別大叔于田火烈具舉孔疏亦云此  
為宵田故持火照之是漢唐經師皆同此說也此章

明是宵田與上章叔于狩各異狩火田也火田當如  
賈疏所云漢之俗在上放火於下張羅承之以取禽  
獸若馳騁田獵如大陸之田非所宜也昌黎按余友  
此論極碻叔當火烈具揚曰善射曰良御豈猶能作  
此暇豫而不畏火威哉火烈具舉衆舉火以照獵俱  
揚則舉之高也火舉則威揚烈如杜詩云列炬散林  
鴉亦其證也

野有蔓草非男女相會之詩

詩鄭風野有蔓草篇毛公序云思遇時也君之澤不  
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毛序已  
不得其解而朱文公集傳直云男女相遇於野田草  
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則顯失詩旨矣按蔓草  
乃朋友期會之詩毛公朱子求其說而不得故望文  
生義耳攷蔓草詩為指賢士其可確證者蓋有三焉  
左傳襄二十七年傳鄭七子從鄭伯享趙孟於垂隴  
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昭十六年  
傳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展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

子善哉吾有望矣然則據左氏傳兩賦蔓草其曰有  
美一人明乎其指賢人不然子太叔及子齋賦蔓草  
趙孟韓起何以不譏其不類而反亟稱之是蔓草為  
朋友期會之詩證一也家語致思篇孔子之郊遭程  
子韓詩傳作木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子路曰  
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之聞士不中道相  
見如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問顧謂子路曰由  
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宛兮  
按家語不作婉韓詩外傳作青陽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子天下  
賢士也於斯不贈吾於是則終身弗能見也按家語

此節與韓詩外傳說苑子華子孔叢子諸書並載其  
事雖所記間有同異而其引詩釋詩之言則一也家

孔叢子雖曰偽書然其說亦有可據者是有美一人為指賢士證二也

江淹雜體詩云既傷蔓草別方知杖杜情謂杖杜願  
君子之來遊適我也而蔓草言別者蓋謂別離之久  
而邂逅卒然遇之為可喜也文通蓋得蔓草詩意矣  
證三也近儒范氏家相姜氏炳璋吳氏肅公徐氏樞  
亭皆以蔓草詩為指賢人與余說合若何元子詩古  
義序謂蔓草刺鄭莊公此蓋以左氏傳蔓草難圖一  
語而附會其說音者凡解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意可也若執己見而各逞臆說無怪乎叩盤摸鑰者  
之紛紛矣

並驅從兩豨兮

齊風並驅從兩肩兮文選注引薛君章句云獸三歲  
為肩與毛詩同鄭司農周禮大司馬注又以四歲為  
肩皆無依据賈公彥以為即鹿之絕有力者也余友  
王君廷俊茂才云尔疋鹿絕有力麀麀說文作麀又  
尔疋麀絕有力豨邵二雲尔疋正義云豨麀音同凡  
鹿麀子絕有力者通得名豨又案尔疋言麀之絕有  
力者名豨非謂鹿麀子也豳風七月篇云言私其豨  
獻豨于公毛傳云一歲曰豨齊風傳云三歲曰豨大  
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一歲之豨為小獸則



豨為太獸卽氏謂為鹿麇子絕有力者通得名豨誤矣凡麇之絕有力者名豨卽氏誤以介疋其子之文連讀故也不知介疋釋獸言麇絕有力者為豨統指麇而言非言其子如曰其子則麇之小者何以謂之絕有力哉予友王偉甫之說極精昌彝按說文引詩作並驅從兩豨兮釋文云本或作豨是詩之兩肩據說文宜作兩豨矣賈公彥謂卽鹿之絕有力者說本介疋然鹿字宜作麇字與雅訓始合

### 龍盾蒙伐

阮芸臺相國學經室集云小戎龍盾之合龍讀為龙  
龙雜色也龍龙古之通借者多矣龙盾乃雜畫之盾  
非畫龍于盾下章蒙伐有苑蒙伐卽龍盾詩人凡重  
言者每變其字示不相復其實於事則同此例學者  
罕知求之經傳往往而是謂蒙伐卽龍盾者詩為下  
國駿龙荀子大戴禮並引作蒙狐裘蒙戎左傳引作  
龙是通借也說文盾敝也敝盾也伐與敝同音假借  
也箋傳之說皆非昌彝按龍龙蒙伐雖可通借然龍  
盾明係畫龍於盾而蒙伐明係畫龙於敝也謂敝伐

義得兩通可耳必以龍盾為蒙伐以蒙伐為龍盾則  
鑿矣竊謂龍蒙二字不必互易惟以本義解之為碻  
若必有意求異恐箋傳不任受過也

其弁伊騏

詩曹風鴉鳩云其弁伊騏毛傳云騏綦文也按本  
文作  
也誤釋文下云騏綦文也正義云馬之文也青黑  
色者謂  
之騏此字从馬則謂弁色如騏綦之文也正義云  
此與小戎  
正義詳畧互見如者如騏綦之文也正義云此與  
小戎  
毓云皮弁之飾有玉璫而無綦文非所以飾弁  
孫氏從鄭箋說也疑艷箋云騏當作璫以玉為  
按文其為後人妄改也疑艷箋云騏當作璫以玉為  
之按禮釋文云鄭作璫音為綦鄭箋孔疏皆依綦字今改正  
義本箋亦引周禮而說之同當別於傳孔冲遠正義  
綦文也其引周禮而說之同當別於傳孔冲遠正義  
云顧命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不破騏字為

侯官林昌彝惠常學

玉璆者以士之弁無玉璆之飾故知是弁作青黑色  
非璆玉之皮矣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璆近儒  
興化任君子田弁服釋例曰艷於詩以璆破騏綦璆  
璆三字義相近騏則假借字耳綦之从絲璆璆之从  
玉以絲母玉故也弁師注讀璆為綦者蓋履下以絲  
母絢謂之綦弁上以絲母玉亦謂之綦鄭以履綦之  
基通璆之義則知璆之當為綦亦取義於母結也昌  
彝按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璆注璆讀如薄  
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母結五采玉十二  
以為飾謂之璆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

疏云璆既為玉又可為結義得兩合耳說文云璆弁  
飾往往置玉也璆或从基然則璆自是弁飾置玉之  
名弁師既云會五采玉璆璆之為玉無煩任君申解  
東京賦玉笄綦會李善引鄭說綦謂結於皮弁縫中  
是璆之於會有結飾之義故鄭特明之讀璆如綦此  
箋改騏作璆則以璆為弁飾之玉故云以玉為之鄭  
箋鳩鳩詩三章云正是四國言任為侯伯是所謂璆  
以玉為之者明諸侯皮弁有玉璆之飾正弁師注侯  
伯璆飾七子男璆飾五玉用三采之謂但弁師注所  
引其弁伊綦本三家詩之文此箋不從作綦者綦璆

雖相通用玉璫字宜作璫為正璫从玉璫聲則以絲結玉義亦兼通矣

皋澤古同字

皋之字同於澤以皋有澤義也詩小雅鶴鳴於九皋韓詩章句云九折之澤王充亦言鶴鳴九折之澤左傳牧隰皋杜注謂皋為澤之坎離騷步余馬於蘭皋王逸注澤曲曰皋至於洛神賦之蘅皋司馬相如傳之平皋亭皋皆訓為澤則皋與澤其義同者也逸周書文翰者若皋雞孔晁注皋雞似鳧冀州謂之澤特也稱皋雞為澤特明乎皋與澤方言同矣左傳襄十七年澤門之哲陸德明釋文云澤門本或作皋門則澤與皋為古同字也明甚史記武帝紀泰乙皋山封

禪書作太乙澤山注澤一作皋亦可為澤皋同字之一證也水經注潁水又東南徑皋城北即古皋城亭春秋經傳公及諸侯盟皋鼬者也皋澤字相似名與字乖耳如酈道元之說則皋字亦有作澤者矣王觀國學林云前漢地理志河南郡成皋縣河內郡平皋縣後漢郡國志河南有成皋縣河內有平皋縣在前漢書用皋字後漢書用羣字觀國按字書羣羊益切伺視也其字形與其音其義皆與皋不同變皋為羣以澤字從羣故也雖云假借實失其義如王氏說似以澤為皋則可以澤字去水為皋則不可然羣字同

澤而去水已見於荀子之書荀子正論篇云代羣而食唐楊倞注羣香艸也或曰當為澤澤蘭也按既夕禮茵著用荼實綏澤焉鄭注澤澤蘭其即荀子之所謂羣者與荀子下文又云側載羣芷以養鼻注云羣當為澤寫遺其水耳顧氏隸辨引此以為古或省水非遺其水也介足釋鳥鷓鴣郭注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是羣字去水從鳥亦可與澤同則澤字去水作羣亦可與澤同通於皋矣故荀子之羣字後漢書馬融傳作皋牢皋陶之皋李邕作羣大夫皋董子作大夫羣則羣與澤同亦與皋同可知矣顧氏家

訓以皋分澤外為世俗書者非馬援傳注東觀漢記  
曰馬援上書成皋令印皋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  
尉印白下入入下羊按作人本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  
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按趙相雍勸闕  
碑成皋令則成皋二字亦為白下羊矣孫叔敖碑收  
九皋之利隸釋云澤去水而為罕則澤字亦為四下  
羊矣范鎮碑綜罕陶甫侯之遺風則皋字亦有作四  
下羊者矣孔憲碑泣踰皋魚則從說文之皋从白从  
罕而變之也顧野王玉篇澤字古文作臭薛季宣書  
古文訓禹貢震澤九澤二字皆作皋是皋與澤古字

形相近故其字亦相通也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圜黃  
澤蓋澤即澤也皋字加水旁為澤司馬氏必有創見  
者矣徐薛晉江陳君名慶鑪侍御云案石鼓文有界  
反竊謂此文从白釋為正據上下文當是獵獸之意則澤古本作臭字

似續妣祖

斯干詩似續妣祖毛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已午之  
已已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孔冲遠正義曰直  
讀為已不云字誤則古者已似字同於穆不已師徒  
異讀是字同之驗也昌彝按箋謂似如已午之已說  
最邛碯無疑義而近儒江都焦里堂毛詩補疏譏正  
義不明已然之已即已午之已乃謂廟當已地在已  
地續立其妣祖之廟焦說誤矣攷說文已已也四月  
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已為蛇象形  
是古人已午之已即為已畢與已止之已無二字也

又云吕用也从反已賈侍中說吕意已實也象形廣

雅釋草蕘起實章以也近代王懷祖廣雅疏證章以與蕘同賈云意以實即此

禹母吞薏苡生禹故夏姓如釋言已似也以似訓已明古者已似

音義皆同又按說文祀祭無已也从示已聲劉勰文

心雕龍云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虞氏易祀事適往注

云舊作已則已祀通用不祀亦不已也東吳惠松崖

詩經古義云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正義曰譜云子思

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棟按說文以字

从反已漢書皆作吕與已同檀弓注云以已字以與

已字本同又與似相通易明夷曰文王以之箕子以

之鄭氏本皆作似昌彝按古已似音義皆同是以孟仲子之不似即為不已也鄭氏箋詩謂已成其宮廟

猶云畢成其妣祖之宮廟也下文築室百堵箋云此

築室者謂燕寢也味其義正如記云君子將營宮室

宗廟為先居室為後相合箋義甚長焦氏未之攷耳

昌彝常舉其義以質陳葦仁師深以昌彝之說為是



簟第朱鄴

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鞞郭注云以韋鞞車軾釋器又云後謂之第郭注云以韋鞞後戶則第是韋為之矣乃毛氏載驅詩傳云簟方文蓆也車之蔽曰第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孔氏正義云車之蔽曰第謂車之後戶也遂合第蔽為一沿毛傳之誤昌彝按爾雅釋器又云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郭注謂禦以簟衣後謂蔽以簟衣後戶據郭說明簟為衣戶之用即蔽也詩疏引李巡云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云禦以簟為車飾也

邵氏二雲爾雅正義云以其簟飾輿後曰蔽言其為障蔽也以簟飾之是其常行者也按邵說亦未明夫簟與第本有草竹之分介足自有明文可證不得以第蔽通言也鄭箋韓奕之詩曰簟第漆簟以為車蔽今之藩也碩人詩翟第以朝箋云第蔽也采芑詩簟第魚服箋云第之言蔽也是鄭亦混簟為第矣其注周禮巾車引詩則作翟蔽以朝鄭氏明以蔽可以咳第夫蔽非第也今按鄭氏義殊未確陳氏禮書據介足鞞與第皆為之詩所謂朱鞞是也禦與蔽皆竹為之詩所謂簟第是也按陳氏既知草與竹之分則以

草為者謂第為朱鞞無疑矣又以簟第合言之指為禦與蔽猶未免混簟於第矣邢昺介足疏亦以為詩之簟第即介足之蔽此皆沿漢唐諸儒之誤蓋簟以竹為之郭注所云禦以簟衣軾蔽以簟衣後戶也可知第以草為之郭注所云第以韋鞞後戶也可知孔氏正義又云如介足之文車前後之飾皆有草有簟故此說車飾云簟第朱鞞也彼文革飾後戶謂之蔽則第蔽異矣此言車之蔽曰第第蔽為一者彼因草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實草竹同飾後戶俱為車之蔽塞故此傳第蔽通言之杭州盧抱經云孔疏謂彼

文革飾後戶謂之蔽有誤當云革飾後戶謂之弗竹飾後戶謂之蔽脫七字也按盧氏亦知孔疏有誤故脫文耳同里友人王偉甫名廷俊謂昌彝曰詩之朱鞞即介足之鞞以革鞞軾者也偉甫以韓奕之詩證之云韓奕詩既曰篔簹弗錯衡又曰鞞鞞淺幘則知篔簹弗二物鞞鞞別為一物也昌彝按余友此說極精今攷集韻弗作鞞旁乃从革亦作弗是弗即鞞朱鞞即所謂鞞以革鞞軾者也說文革部云革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鞞下云革也昌彝按鞞為去毛之皮軾為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鞞為軾中蓋以去毛之

皮施於軾之中央即載驅詩所謂朱鞞者也攷工記飾車欲侈鄭注飾車謂以革鞞輿也大夫以上革鞞輿是齊侯所乘以朱革為飾宜矣韓奕詩篔簹弗與鞞鞞分言之載驅詩篔簹弗與朱鞞合言之孔氏不答其義因之混淆其實篔簹不可混為弗而弗即朱鞞也所當分別其義當據爾雅郭注為正按喪禮之車亦有用蔽而其物不同春官巾車曰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素車焚蔽藻車藻蔽駝車翟蔽漆車藩蔽士喪禮記曰主人乘惡車白狗臂蒲蔽注以惡車為即木車蓋喪車貴賤同等其蔽亦同以蒲為蔽所以去飾

吉車則飾以漆此皆車蔽之義也別喪車五乘

鞞琫有珌

詩小雅瞻彼洛矣云鞞琫有珌按琫左傳作鞞音如

聲之比亦音毛傳云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者大

雅公劉章鞞琫容刀毛傳云下曰鞞上曰琫說文革

部云鞞刀室也刀部云削鞞也王部云琫佩刀上飾

也天子以玉諸侯以金毛傳云天子玉琫而珌諸

以玉故琫珌而珌按毛氏出此傳於三朝禮鞞珌而

物也盪金字之美者與玉同色瑒玉之美者黃金為

玉為下飾之天子者與玉同色瑒玉之美者黃金為

不嫌與說文云珌屬禮記曰諸侯也瑒者黃金之為

美於下諸侯以同飾珌也瑒者黃金之為美於上讓

云琕佩刀下飾天子以玉子珽以玉此當云天子以珽段君說文注云毛傳曰天  
諸侯以玉淺人妄竄改之劉熙釋名釋兵云刀其室  
曰削削削也其形削殺裏刀體也室口之飾曰琕琕  
捧也捧束口也下末之飾曰琕琕卑也在下之言也  
近代戴氏東原毛鄭詩攷正據釋名以正毛傳之誤  
謂傳琕字皆當作鞞刀下飾乃鞞也字又作琕琕文  
飾貌有琕與首章有爽句瀟同謂說文訓鞞為刀室  
誤也今按戴說非也按毛傳云鞞容刀鞞也謂刀削  
其訓琕上飾琕下飾者以全刀之上下言也蓋謂琕  
在鞞上鞞在琕下琕在鞞末也凡刀以手所執為上  
刀謂之穎亦曰環書

刀謂之鐔說文據毛傳訓琕為佩刀上飾謂一刀之  
上非謂一削之上也漢書王莽傳瑒琕瑒孟康云  
佩刀之飾上曰琕下曰琕說與毛許同也說文鞞刀  
室也削鞞也小介足廣器刀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鞞  
廣雅釋器鞞斲刀削也並同鞞為刀室說無可易內  
則左右佩用左佩刀右佩遶鄭訓刀為小刀遶為刀  
鞞正義謂右佩刀大於左彼左右互文言刀者明有  
削言遶者明有刀知此傳亦舉鞞以見削舉琕以見  
刀也顧野王玉篇謂上曰鞞下曰琕廣韻則其誤不  
灼然乎段君說文注云鞞之言裨也刀室所以裨護

刀者漢人曰削俗作鞘琫之言捧也奉俗作捧刀本  
曰環人所捧握也其飾曰琫琕之言畢也刀室之末  
其飾曰琕琕古人作琕見玉篇汗簡古文四聲韻皆  
曰琕見說文今脫宜補入按段說是也按說文所據  
禮記之文乃與毛傳大同說文琕字琕字璽字下引  
禮韻會所引皆作禮記曰  
戴氏以說文為是禮實作琫琕非有譌字段氏之說  
取毛傳語誤矣是禮實作琫琕非有譌字段氏之說  
最精毛傳琫上飾琕下飾上下合刀與室言之琫屬  
於刀是上飾也琕屬於鞞是下飾也鞞自是刀室不  
可以言飾故公劉傳但云下曰鞞上曰琫而不言飾  
蓋亦上指刀下指室琫必配以琕則舉琫可知琕琕

必屬於鞞則舉鞞可咳琕矣鞞云下者鞞指全削而  
言以琫飾在刀本刀藏於削而本與室口合自室口  
以下皆包裹刀體通名曰鞞故云上曰琫下曰鞞也  
據此則毛傳說文謂刀柄為奉手之處及刀削之末  
並飾以玉其義瞭然矣若徐鍇所云琫刀削上飾是  
不知毛傳說文之訓上者非謂削之上乃全刀之上  
也近代畢氏秋帆釋名疏證據詩釋文鞞字或作琕  
謂鞞琕實一字不知說文無琕字玉篇琕同琕夏書  
作蠙琕與琕同不與鞞通釋文鞞或作琕乃俗本譌  
字陳氏見杙毛詩稽古編已辨之何得據之以琕鞞

語無着可刪

為一邪蒙按釋名室口之飾曰琫蓋緣刀本與室口合而琫自刀本聯於室口飾之故亦可舉室口而言其實琫飾大半在刀本也下末之飾曰琕琕當為琕字之誤琕卑也當作琕畢也以其處刀室之末至琕已畢故云在下之言也按釋名謂上下皆於一削中言之皆沿杜預注左之誤杜氏謂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實顛倒二字其謬與解藻率同漳浦何元子詩經古義謂公劉章玉瑤兩物或飾之鞘上或飾之刀柄按何氏雖未能確鑿言之尚不至如元凱之謬也昌彝壬辰仲夏與試經解古學謹據詩說文及段君

懋堂說學使者長興張小軒侍郎師謂昌彝留心經學且云毛許之說最精確不可易昌彝即於是歲蒙拔遊庠並志師門知遇特在通經耳

不顯亦世

大雅文王詩不顯亦世自來解者未得其碁近代顧亭林詩本音釋不為丕是矣江都汪容甫述學別錄與劉端臨書云執金吾武榮碑亦世載德楊震碑亦世繼明綏民校尉熊君碑亦世載德李翕西狹頌鈐縣亦世賴福中常寺樊安碑亦世載德樊毅修華嶽廟碑亦世克昌先生郭輔碑休矣亦世並釋亦世即奕世也然則大雅之不顯亦世乃丕顯奕世耳顧處士已釋不為丕其奕世則中所得也按中乃容甫名也昌彝按魏書禮志引此詩正作不顯奕世則此詩之不顯



亦世明其為丕顯奕世矣又按秦詛楚文使其宗祝  
邵馨布斂告亏不顯大神巫咸文中不顯大神凡五  
見此皆不顯為丕顯假借之證也

### 與爾臨衝

皇矣詩與爾臨衝毛傳云臨為臨車衝為衝車孔疏  
謂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从旁衝突之稱惠氏定  
字詩經古義云與爾臨衝傳云臨臨車也衝衝車也  
按文當云隆車也隆高也巢車之類鹽鐵論云衝隆  
不足為強高城不足為固韓詩作隆衝後漢殤帝諱  
隆改為臨漢有隆慮東京為臨慮避諱也隆之字曰  
盛故伏隆為伏盛見東觀漢記孔穎達以為臨者臨下之  
名失之近代盧紹弓釋文攷證亦承惠氏之譌夫韓  
詩以臨車為隆車乃韓詩之訓如是况齊魯韓毛四

家之訓各異亦各有所授而毛詩傳則作臨車按毛公乃前漢人其所傳之本已作臨車豈有前漢人反避後漢之諱乎惟以臨車還毛詩說以隆車還韓詩說可矣孔疏未嘗誤也按說文淇水注下云或曰出日林慮說文此條獨不改者以書成於和帝永和十二年已前也前志河內郡隆慮後志作林慮可證也據此則詩之臨衝決不從隆字矣

先生如達

詩生民先生如達毛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臧玉琳曰說文羊部牽小羊也詩釋文正義引說文皆同則此詩達字當从羊大聲讀皆達傘牽或省據鄭箋說知達本作牽達為說文佻達字因牽讀若達故毛詩以同聲字借用也徐堅初記獸部引說文云牽七月生羔他達切說文以羴為五月生羔羴為六月生羔也牽字列二字之下是當从初學記所引為七月生羔先生如達謂后稷如牽之七月生也上文誕彌厥月言無

待其月也以未滿十月而生懼其難育故下言不圻不副無蓄無害以美異之如箋言終人道十月而生是未足為異矣昌彝按臧說非也王氏西莊據其鄉人常熟陶貞靖晚聞存稿云嬰兒在母腹有胞衣裹之臨產破其衣手足得舒展乃出母之痛楚蓄害由此小羊之生胞衣完具既墮地母乃破之故易生母不痛楚后稷之生胞衣未破如小羊是以疑而異之其說有理高出前人陶自云於牧豎得之據此可為小羊易生之證與鄭箋合又以閼宮之詩證之曰無蓄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是后稷終人道而生不

遲其期故易生如達而無蓄害也與鄭箋亦合如以達為七月而生臧氏之說則紆甚王秀才廷俊云臧氏據初學記所引七月生羔為牽今說文無之但云犴五月生羔犴六月生羔蓋生羔云者新生之羔未成為羊者也羔既生五月則為犴六月則為犴猶言縱一歲豕豨三歲豕也詩云既有肥犴謂犴生五月而肥也若以犴為孕五月而生則此初生之羔豈堪以供燕饗乎必待生後五月乃肥故可食也說文牽字列於犴犴之下是為初生羔之總名也凡小羊之初生者皆曰牽故箋云牽羊子也生如達之生言易

也昌彝按余友所論可補王氏西莊之說皆為前人所未發者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周頌詩序雖禘太祖也漢書劉向傳曰雖武王事其先祖也孔疏云經言祭祀文王諸侯來助神明安愛孝子予之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孔疏詩言假哉皇考鄭箋以為斥文王也詩言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傳謂烈考武王也文母太姒也孔疏云以太祖為文王皇考當之矣而別言烈考故知為武王即洛誥所云烈考武王宏朕恭也近代東吳惠研谿詩說云禘以祖配不及武王皇考烈考俱謂文王而傳謂烈考為武王誤矣武王昭位不宜居右且無文母反在武

王之右之理我將維天其右之既右享之雖詩既右  
烈考亦右文母鄭俱釋右為助惟朱子集傳於我將  
維天右之句謂神坐東向在饌之右而雖詩則仍如  
鄭說今按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明堂之祭南向則南  
者上帝東者文王也神道祀天所以向明鬼道事祖  
所以受生氣故曰右文位上帝之右也雖祀帝嚳於  
宗廟宗廟之祭東向東者嚳北者文王也穆本向北  
文世次在穆配祖宗則不敢越其序故亦曰右文位  
帝嚳之右也昌彝按惠氏必以右助之右作左右之  
右解非也夫雖詩假哉皇考云云箋謂文王之德乃

安我孝子謂受命定其基業也燕及皇天克昌厥后  
云云箋謂文王之德安及皇天又能昌大其子孫安  
助之以壽考多與福祿故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傳  
以烈考為武王文母為太姒是也箋云烈光也子孫  
所以得壽考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與  
文德之母歸美焉據箋解右為佑助於義極明而順  
則謂皇考者明其為文王謂烈考文母者明其為武  
王太姒惠氏以皇考烈考俱謂文王必以右助之右  
作左右解於說雖新而於義轉鑿矣

魯有姜嫄廟

東吳惠半農禮說云享人鬼曰先妣先祖立廟祧曰先王先公而先妣不云有廟則姜嫄無廟也無廟而為壇祭之蓋高禘也殷祠祫簡周享姜嫄曰高禘神之也曰先妣尊之也以為我祖之母周之所自出故魯頌因后稷而推本姜嫄說者遂以閼宮為姜嫄之廟妄矣周無先妣之廟魯安得有姜嫄之廟哉孟仲子禘宮亦非也高禘有壇不聞有廟昌彝按周有姜嫄廟不在七廟之中乃特廟也成王賜魯重祭魯既可祀郊禘郊禘者天神也姜嫄者人鬼也以人鬼配

天神故可以立廟閼宮毛傳云先妣姜嫄之廟在周  
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禡宮也毛傳蓋姜嫄無人  
道而生子高辛氏疑非己子必欲其死故棄之隘巷  
平林又寘之寒冰姜嫄不忍其子之死收而養之遂  
攜其子之有邠生氏詩所云即有邠家室是也姜嫄  
為出妻后稷為棄子在有邠之時姜嫄薨無廟可祔  
故特立姜嫄廟以祀也姜嫄祈於郊禡而生子者也  
故立廟以配郊禡姜嫄有廟則郊禡並祀於姜嫄之  
廟何可泥於有壇而必無廟哉按閼宮又謂之神宮  
周人以神道祀之之義也惠氏必謂魯無姜嫄廟於

說固矣

泮宮五疑

泮宮五疑之論發於宋戴埴鼠璞此實不必疑而疑者也戴氏疑小序與詩初無養才之說可疑一也不知序已明言頌僖公之能修泮宮意以泮宮本育才之地修泮宮即所以育人才不必煩辭而義已顯攷漢明帝開辟雍維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足為詩所云無小無大之明證豈必征伐為然哉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人云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天子之禮如是則諸侯亦當如是此頌言淮夷攸服淮夷卒獲在



獻馘在泮獻囚其為受成釋奠之禮復何疑乎至於  
淮夷既服則來獻其琛以及大賂南金亦所必有之  
事故終侈而言之耳頌言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正  
千古教育人材之善法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又見所  
養之多賢何得謂不言教養之功而化及於羣才乎  
其二疑泮宮之作不見於春秋此則未達常事不書  
之例蓋泮宮之立已久僖公特從而修之乃常事也  
故不書於春秋猶之闕宮舊有其制僖公從而修之  
其事雖大而春秋亦不書若據戴氏之說則以泮宮  
為遊觀之所無關國家之大典故畧而不書豈闕宮

之作亦屬遊觀之所而無關國家之大典乎春秋書  
變不書常是故攷仲氏之宮則書丹桓宮楹刻桓宮  
桷則書立武宮則書大室壞則書新宮災則書常事  
故不書觀於闕宮之不書愈無疑於泮宮之不書非  
以其小而畧之矣戴氏又據駟序言史克作頌以修  
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興崇學  
校克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此為可疑者三  
不知詩之辭各有體駟篇主頌僖公牧馬於坰以見  
其務農重穀而已何得攬入興崇學校之意乎且修  
伯禽之法所該甚廣此篇之序實已包下三篇言之

駉與泮水均屬史克所作於駉頌其務農於泮水頌其興學克蓋分而表之以侈君之盛美也戴氏又云使諸侯之學果名泮宮何他國畧無聞焉此為可疑者四不知魯備四代之學詳於明堂位春秋之時學校多廢鄭風所以有子衿之刺魯秉周禮故泮宮猶存他國之不聞有泮宮猶之不聞有米廩瞽宗耳戴氏又謂記禮多出漢儒其言類宮蓋因詩而譌今攷類宮之名一見於王制再見於禮器三見於明堂位陸氏明堂位釋文云類或作泮是詩之泮宮即禮所謂類宮也漢經師於詁訓之義蓋有所授不得以此

非之鄭君解禮云類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解詩謂泮言半諸侯之學東西南南通水北無二義乃互相足小戴記作類者泮類古今字也說文泮下云諸侯饗射之宮段茂堂注云諸侯上當有泮宮二字饗大葦泮水皆言諸侯鄉飲酒之禮公劉先射而後養老故曰饗射禮即鄉飲酒之禮西南為水東北為牆从水半然則許書作泮不列類者列古文不列今文也戴氏謂漢儒隨字致穿鑿之辭而終有五疑之說豈通論乎

論語稱仲孫為孟孫

論語夫子稱懿子為孟孫朱注云孟孫即仲孫也人不知所以改仲為孟之故攷之皇疏云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者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嫡子莊公為君而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也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後子孫皆以其先仲叔季為氏故有此三氏並是桓公子孫故俱稱孫也亦曰三桓子孫也王君偉仲甫說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己家是庶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為始而云

孟孫氏也

夏后氏殷人周人

梁皇侃論語疏云夏后稱氏殷周稱人者白虎通曰夏以揖讓受禪為君故褒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貶稱人也白虎通又云夏得禪授是君與之故稱后也殷周從人民之心而伐取之是由人得之故曰人也王偉甫上舍謂昌彝曰依白虎通前說稱氏為褒稱人為貶以春秋之義定三王理有未合五帝以前皆稱氏黃帝有熊氏堯伊耆氏舜有虞氏而夏亦稱氏者以系出於顓頊也王亦稱氏即白虎通所云重其世故氏係之

是也若殷為契之後周為棄之後稱以為人則從其  
世代之近而言者也何嘗有賤之之詞

主皮之射

儀禮鄉射篇後記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  
又射不勝者降鄭注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  
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  
不待中為雋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  
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傳曰戰鬥不可  
不習按不習一本引作空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  
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  
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  
以然按鄭注作何以然集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

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昌彝按主皮之射乃為班餘獲鄭注謂取餘獲陳於澤其說最確又按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鄭注主皮謂射而中蓋庶人惟張皮射之也陳博士禮書謂主皮之射庶人之禮鄉大夫或用之於澤宮鄉大夫或用之以詢衆庶雖君子之所不廢亦非其所尚也晚周之時射尚主皮故孔子譏之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

之道也陳博士之論精矣昌彝按詩小雅車攻篇毛傳云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也箋云每禽三十也孔冲遠正義云田無射禮唯既田乃有班餘獲射在於澤宮鄉射禮記禮射不主皮此謂士大夫以上有禮射者庶人則以主皮當禮射敖氏繼公云主皮之皮與皮侯之皮不同蓋以中甲之革為之犀兕若牛之皮為物堅厚强者乃能貫之故禮射不主皮近代毛檢討奇齡云班餘獲之射雖澤宮揖讓

與虞田力取稍有不同然但習禮節而終非行禮之射且又必期於中故名為主皮若夫貫革周禮司弓矢所云射甲革楛質樂記所云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明是武射並非主皮不主皮可得言者蓋主皮者力射也矢至於皮非力不能孟子曰其至介力也不主皮者禮射也雖發必祈中而不止於祈中者以為禮也禮射張侯主皮之射張獸皮武射不張侯並不張獸皮直取甲革楛質而射之蒙謂檢討分別主皮貫革其說足以闡明經注則朱子以貫革解主皮者非也近代江處士永羣經補義亦謂鄭注雖以三

射為禮射其實惟大射之侯棲鵠則有皮賓射設正燕射畫獸皆無皮也鄉射用賓射之侯亦無皮也主皮之射張皮侯而射之乃田獵後習武取獸之射則主於貫革江處士之說是也按鄉大夫五物有主皮不得以不主皮為鄉射鄉射禮記原文禮射不主皮明是禮射當據鄭注所云大射燕射賓射也夫子見當時皆尚力射即大射燕射賓射亦皆主皮故引此語而嘆之明古射禮之不可復也竊謂當時射禮雖變為主皮亦只是用主皮決非張以獸皮而遂廢其正鵠或如鄉射禮所謂勝者又射不勝者降也按大

射為天子諸侯擇士之射賓射為諸侯朝於天子及自相朝之射燕射為天子諸侯無事燕息之射也賓射之主皮證之詩齊風猗嗟篇魯莊公以善射聞於鄰國其次章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兮按射侯惟賓射畫正大射燕射無正其曰不出正者為賓射無疑其卒章曰四矢反兮可為射灋勝者又射之證蓋賓射主皮為春秋之變禮當時列國兵爭文事不講而主皮則大射燕射可知矣

### 臚旅古今字

論語八佾章季氏旅於泰山陸氏釋文云旅音呂馬云祭名按祭山曰旅昌彝按旅當音盧周官司儀皆旅擯先鄭注旅讀為旅於泰山之旅後鄭注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陳恭甫師云爾雅釋詁旅陳也釋言臚敘也儀禮鄉飲酒禮注旅敘也周禮司儀注云臚陳之也義皆相通昌彝謂臚旅古今字也周書謚法曰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憲受臚於牧之野臚即旅也鄭注士冠禮云古文旅作臚漢書敘傳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氏曰臚岱



李氏旅於泰山是也顏師古曰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據此是旅為臚之本字其不音呂明矣尚書蔡蒙旅平釋文引韋昭云旅音盧此又其明證史記六國表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此為臚岱僭時之義也是先鄭注禮亦讀旅若臚後鄭恐人旅於泰山之旅讀為呂音故云旅讀為鴻臚之臚後鄭乃申明先鄭之意非與先鄭殊讀也段茂堂尚書撰異云史記周本紀魯世家魯天子之命魯即旅即臚也古音旅讀平聲如旅之旅不音盧唐宋人不證毛居正乃云旅音盧祭之旅不音盧唐宋人不知漢魏晉之人音凡毛所駁釋文皆可付之一笑

### 子弓非仲弓

荀子非相篇非十二子篇儒效篇每以仲尼子弓並稱江都汪容甫述學荀子通論云子弓即仲弓字弓之為仲弓猶子路之為季路知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夏仲弓也汪氏謂荀卿之學出於子夏子弓是也而謂子弓即仲弓非也按史記云孔子傳易於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宏子宏荀子及漢書皆作子弓應邵日子弓子夏門人是子弓受易於商瞿亦嘗受業於子夏者也則子弓明非即仲弓矣汪容甫謂子弓即仲弓殊未攷耳

雅頌三所

論語雅頌各得其所何晏集解用鄭注而不言所字之義自來講學家皆以詩篇之次第為所且以詩之地釋之皆未得其實不知得所者即國語三所之所若諸儒之說是正詩非正樂也按國語周景王曰七律者何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鼇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鼇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馬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

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營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鷓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是魯論各得其所之所即周語之三所也逢公所馮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謂之三所因三所而合之五位歲日月星辰謂之五位因五位而合之七列張翼軫角亢氐房謂之七列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律七律即七列也此韋昭說與杜預左傳註不同杜注非也而韋注最確甘泉江鄭堂隸經文云攷伏羲作紀陽氣之初以為麻灋建冬

日至之聲以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殷以前但有五音無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也至周加此二聲謂之七音蓋武王有天下以三所乃國家受命之符因七列制七律變殷之質以周之文焉如析木之次則用應鐘之均一所也鷓火之次則用林鐘之均二所也大辰之次則用夷則之均三所也魯備四代之樂虞夏商三代之樂用五音周樂用七律至定公時伶官失職雅頌之升歌金奏用六律而不用七律之均故夫子正樂之音使七律合於三所使周之樂不襲三代五音之制此之謂

各得其所也案此方是樂正後雅頌之所實發前儒  
之未發否則不混為詩篇也者幾希矣

